



0000 年的 母系氏族

男人负责幻想 女性统治世界
今何在 潘海天 编著

击穿你的想象力
今何在 潘海天 编著



0000 母系氏族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0000年的母系氏族 / 潘海天编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04-1362-9

I. ①0…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4099号

0000年的母系氏族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陈微微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362-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前言

相爱不如拔剑

韩松

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及不在一起都必然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它的暗示性常令人无法思虑明白，何况加上了男权、女权这些豪华的现代词汇，于是在这奥运之年，变得更加的难测。比如关于开幕式仪式的猜想，无论是“凤还巢”，还是“兵马俑”，都令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去考究它在性别方面的象征意义。这种富于浪漫性和幻想性的场面，却要到最后一刻才能水落石出，真的好像是洞房花烛夜啊。

而其实我们不必要等到奥运会，实际上，先知先觉的人们已经在讨论这方面的异变了。比如大角在他的故事中讲到，古代印度文明就已经相当进步了，印度人发明了大象兵，发明了伟哥，修筑了水泥路，甚至发明了电和电报。当然他们也制作女人，与阿基米德的机械女人很像，但是用木头做的，同时以热带人特有的狡猾搭售春药给来往的旅客。春药是用磁铁粉和一些草药混合成的，涂抹在下体上以增效用。“但是没有顾客发现印度阿三们还偷偷在木头女人的下体绕上线圈，这样木头女人不但可以解决男人的需求，还可以顺带发电。当男人们累了，动作慢下来的时候，城市里的电灯就会次第熄灭，四周就变得一片昏黑。”（《0000年的母系氏族续》）

而在小椋的故事中，女人骗男人说，在一颗星星上面，住的都是最美丽的雌性生物。于是哄得男人都疯了似的去找，当然一无所获，待返回地球时，却看到女人已筑起巨大的防护罩，不让他们着陆了。“巨大的防护罩像一个巨大的卵子，围绕着它的是无隙得入的一艘艘男人们的太空舰船。女人们的战斗檄文上说：你们从来把我们视为一个卵子孵化器，那从今天起，我们要让你们认识到，你们除了精子，什么也不是。”（《2077年的母系氏族》）

另外在李多看来，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男权社会与女权社会是通过掷骰子一般的方式随机择定的，每年元旦一掷，决定这一年谁统治谁。“因为采用随机分配的方式是最合理的，能够保证每个性别的平等。当然，随机年数较少

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轻微的偏向。但在上万年、甚至百万年的随机之后，男性与女性的权利分配将朝向永恒的平衡缓缓位移……那是个最完美的黄金比例，一比一。”（《随机之年的母系氏族》）

……

这一切都令我眩晕而叹服，心想由于现代高科技的支撑，而且当世界电子游戏化后，母系氏族的卷土重来大概真的有了可能。很早的时候是有过这般幻想的，并凝固成了神话，著名的有女娲造人（包括造男人），但在中国进入近现代的重商和科学社会之后，这样的幻想似乎就淡漠下去了。对于性别角色的关注于是转入了现实而不是幻境，投入了当下而不是未来。一边是天足的解放，但另一边，可惜的却是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之旅再次溃不成军，此时，人们（主要是男人们）便重新燃起了对女性在奥运赛场上的期待，历史经验证明，她们始终是运动场上为国争光的中流砥柱。而当金晶成为万人追捧的女英雄时，媒体均着急地施予刘翔巨大的压力。不再因为他是跨栏冠军，而是因为他是男人——硕果仅存的东方男人。奥运会是西方的，而中国与西方的对抗，骨子里必然是男人与男人的对抗。正如北京是男相的一座方正伟城，并再次焕发在了国贸二期的那座柱状高楼及它下面央视叉开的雄性双腿之间。奥运会是男人的，但中国男人会怯场吗？这种焦虑甚至已经体现在了北京时尚杂志上，如《男人装》的“圣火征途”，性感的、大腿和小腹上流着血的女人充当了象征性的奥运图腾，却不是男人……那么，上海呢？上海是阴柔的另一面吗？它能缓解北京的压力吗？这也说不好。然而探讨这个母系氏族问题的幻想浪潮，却是由居住在上海的男人们发起的。

当然，似乎是另一种幻想，我们还看到了在2008年的一系列的戏剧性事件中，母性被突出地强调。出于一种奇怪的心态，似乎是为了刻意平衡男性在雪灾、震灾、洪灾中的高大形象，竟由男人倡导，推出了专门歌颂女英雄的史诗性作品，两鬓斑白的高大男人，一心一意要做的其实是女人的粉丝呀。虽然邱永华机组都是男人，但新闻报道中，他们只代表他们的直升机小集体，而不是整个男性社会。但唯有地震中的母性，才作为一个群体被专门构织成宏大篇章，而且，要让女记者亲自来写，或为避免男人恋母的嫌疑，否则这样面子上是不好看的，因为男人要在男人的圈子中夸耀自己的智识：瞧，我们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她们！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的幻想作品产生了。人们似乎只有在幻想的世界里，才能开始女人对男人的戏弄。男人很不好，那是他们的性别有问题。

未来社会只有两种不合法的ID，一种是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ID，另一种是男性ID。而幸好有了网络，女性们就可以在那里叱咤风云了，精灵古怪，扛着AWP狙击枪向男人砰砰射击。美女是编程狂，一不小心会把男生变成一条狗。海伦是唯一的女王，不仅统治着特洛伊，还统治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哦，太绝妙了。如李银河的奇异言论一样，这是对五千年的颠覆吗？总之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因为在大部分的中国幻想小说中，刚性仍然是主流，大批的男人动不动就开着尖硬无比的宇宙飞船，高傲地完成他们对异星虫族的征服，或者击败地球另一侧的帝国主义侵略，哪里有被女人抛弃在地球之外的时刻呢？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外国幻想作家比如勒古恩的《黑暗中的左手》这样的小说中，才能看到探讨诸如冬星上的雌雄同体一类的课题。因此，我从大角他们这儿，看到了一个端倪。但我也疑惑：这或许并不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却意味着男权主义以另一种方式的回归？如幻想小说中暗示的，是新的角力，相爱不如拔剑。而这或许也是一种新的身份焦虑。在很多时候，中国男人感觉不到自己是什么性别，或其性别已被模糊化，正如男人们很多的活动的模糊化，比如，外国人从来听不懂解放军军事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上“和平崛起”的意思。他们想，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似乎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阴阳的中和？所以，我理解这一切，也是奥运会到来之际，中国所出现的性别忧虑。

这都使我忆起，每次经过长江三峡时，都会遭遇一场神女悖论。男性和女性的导游们声嘶力竭地试图把三峡女性化、阴性化。但这都在最后一刻遭遇失败，因为紧跟着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坝就出现在了眼前，像一头卧伏的龙，或者躺倒的阴茎，要展现的是男人征服自然的雄心。所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因此无论怎么歌颂，无论怎么的是女英雄，神女事实上都处于被嘲弄的境地，人们说，哦，那只是一块石头啊，也不是耶稣像嘛。真正要被朝拜的，是在女性被剔除之后，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比如河南的炎黄二帝像，比如山东的孔子牌位，比如奥运官方网站上推荐的去处：长城、故宫、天坛……都绝无一丝女性的妩媚。

于是我才看到，幻想小说家们最终是流露出了对于女人的怜悯，而不是对她们权力和牺牲的无节制的褒扬。母性就是母性，而并非女英雄，哪怕她们骑着威猛的摩托车。比如，大角写道，一座城市中，一百万女人，为争夺一个男人，而不惜纷纷流血身死，何凄何惨。再比如，舒飞廉写道，两个女人，一个用三世等一个男人（苏东坡），另一个用千年等一个男人（大舜），但终是失

望，因为自己面对男性名人的怯阵。这些，是男性的嗟叹，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尽管在母系氏族时代，女人的悲剧仍是不断上演。在现实中，更是不断地上演。女性想要做回女性，下厨房，相夫教子，都是不可能了，都是一场梦了。这个世界要她们去大腿流血小腹流血夺取金牌。而我们想做女人的粉丝，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那也许只是少年时代的意淫。如今的男人们口口声声地说热爱女人，实际上对她们充满恐惧。怕她们是三白眼、三角眼，怕她们断眉、节鼻、鹰钩鼻，怕她们口嘴下垂有反纹。总之，是这么的一种又爱又恨的情绪，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朋友中深刻的敌意。总之，是不能以平常心来对待她们的，尤其在这奥运之年。

也许我们终能回归到一天，男女再也没有区别。因为从某种科学上讲，性完全是多余的，是生物进化中没有必要的自寻烦恼，也很不经济。为寻找性伴侣而产生感情并将其付出，只是性行为的沉重代价的一种。另外还要消耗短短一生中很多的宝贵时间，并为此产生带半数染色体的特殊性细胞。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为了生存下去，竟要产生带半数染色体的特殊性细胞，这实在是太费事了。如果打起仗来，是要被单性生殖的种族给打败的。至于孩子问题，今后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或者军事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简单来说，无性生殖今后将成为主流方式，就像许多植物和动物那样，比如蒲公英啊蚜虫啊什么的。通过基因工程，大型哺乳动物也是能做到这个的。

但目前我们无法显得这么超脱。我们还要挖空心思谈恋爱，而在此同时，还要跑断脚还房贷，还要到处借钱买车子，还要打破头拥入低迷的股市。大岛渚低吟的青春残酷物语，在半个多世纪后，却成了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座右铭。而这里面原本应该是充满了暴力的美学，但在这儿，可能就是猥琐的了，像这本书中的那个方龙砚，在网络上占有所有女人，但现实中落魄得只能混一口饭吃。可怜的男人们。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大胆的幻想小说家究竟能走多远呢？这是一个要有勇气去面对的问题。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特立独行与前所未有的，它把问题提了出来，而留下的回味却在书外。

目录

001 674年的母系氏族 长铁

他不无得意地自顾其体，面庞浮出羞赧的红润。见我以愤懑的目光瞪着他，他连忙从顾影自怜的兴奋恢复到谦恭的神态，自作聪明地撩起我的毛毯，粗糙的手指滑过我的腹部，像滑过钢琴键般优雅，献媚说：“兄弟你的肌肉也不错，怪不得少女主会喜欢。”

027 2008年的母系氏族 骆灵左

他第二句话还没来得及说，邹医生已经大喊一声，掏出一柄乌黑无光、奇形怪状的手枪，耳边敌小玉急速说道：“小心！那是一百二十万伏的电击枪！”她照着潘彼得的屁股就是一下，一脚将昔日情郎踢向邹医生。

051 2099年的母系社会 裴晓庆

我不可挽回地被她推到了任务的前沿，我看着人们为我准备着行囊，忽然很怀念我的家，很怀念我那间孤独的书房。

065 2438年的母系氏族 七月

乌拉拉的生活就和卡尔罗的所有其他男人一样。孵化、长大、优化处理、上小学、上中学，长到十六岁时进行家庭教育，等一个女人在他十七岁之前将他认领，从此把他养在家里，每天每天地等待自己的主人归来。

093 2345年的母系氏族 呼呼

虚假的安全感，苏馥提醒自己。一下子杀死数十万男人的外星侵略者，不可能安什么好心。她和关楠也反复谈论过外星鬼子到底想干什么，把女人们养肥了吃？还是有一群星际色狼正躲在黑暗中流着口水酝酿兽欲？

123 2007年的母系氏族 骑桶人

我也多么希望我的爱人永远地待在月球上，这样我也就能永远地爱着她们。

133 1066年的母系社会 舒飞廉

“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一个男人，等他冒冒失失地出现的时候，你给他的，却是饮下一杯清茶的片刻光阴。”

145 随机之年的母系氏族 李多

本文又名：《未来人类的人品究竟如何，暗恋师母的迷途青年工程师如何从罪恶的涡流中一步步返回彼岸》。

187 0000年的母系氏族 潘海天

阿喀琉斯翻身上马，扶着她的腰，贴着她贝壳一样光滑的背，温热的气息扑上来裹住他，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他隔得很近地看她脖子上的曲线，嗅到了香水掩盖下一种迷离的香味。这和阿基米德那些呆板的机械女人完全不同。黑夜喷动着鼻息，迅猛地扑进了夜晚的静谧里。



母系氏族

Matrilineal Clan

674

长铗



那个时候，我像你一样，还是家族中最小的成员。由于这个缘故，我的祖父，也就是你的曾祖，在他的晚年，时常向我讲他年轻时的奇遇。

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这段发霉的记忆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年幼无知的我根本不是一个好听众，在祖父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的注意力常常被草丛中的蚱蜢及伙伴的呼唤吸引，他本来就支离破碎的回忆一次次被好动顽皮的我残忍地破坏。玩累了的我终于回到祖父膝前的小板凳上，稚声说：“爷爷，刚才您讲的我又忘了，您能再讲一遍吗？”

祖父的脸上依然浮动一层温煦的夕光，喃喃道：“我讲到哪儿了呢？前面的……唔，忘了就忘了吧，反正都是一些该遗忘的事情。”

时至今日，我回味彼时的情景，恍然明白，也许他根本不需要一个耐心细致的听众，也根本不期望一个能理解他的故事的听众，所以他从他满堂子孙中选择才六岁的我倾吐那些，而懵懵懂懂的我当真把他“年轻时那档子事”当成了神话来听。可是当我长到不再相信神话的年纪，才猛然发觉祖父的这段回忆是他最弥足珍贵的遗产，可惜我整理童年的记忆碎步时，这段神奇之旅已像荒废已久的小道漫漶不清。我不得不从浩繁典籍、长辈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这些故事的确发生过的证据。有时，在空白处平添我的主观臆想，在费解处以现代科学知识加以补充诠释。如此，这个故事又变得羽翼丰满栩栩如生起来，就像出土的远古干尸重新恢复肌肉的光泽。可这神奇的复苏却让我忧心忡忡。因为它太过荒诞，荒诞之中又无不是现实的影子。我于是决定以祖父的口吻以小说的语言把它记录在纸上。我并不奢望小小的你能像从前的我一样手托下巴去聆听一个老得半截入土的老人的回忆，只是隐隐期望将来的一天，心血来潮的你在整理我的遗物时触及这些尘封的资料，某种直觉让你在此稍作流连，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十九岁的我在青海省某部队服役，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对外宣称隶属于垦荒兵团，实际是一支核能武器后勤保障部队。我作为

一名新兵自然不能接触核武器的研制机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作战任务不过是身穿厚厚的防化服对核爆炸区域进行后期勘测。冷战时期是我国的核武器实验快速发展的岁月，核武器的爆炸TNT当量不断升级，实验场也从露天戈壁转为地下。

我所要叙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次对核爆炸区域进行的后期勘测中。这次核实验似乎从一开始便不正常，测量队伍的规模也是空前，甚至因为人手不够，临时从通信工程营选派一些士兵进行强化训练，以使他们能够担当专业的测量任务。我们这样的部队首先接受的训练便是保密，不必知道的便不要多问，尽管如此，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还是蔓延开来，说是在爆炸的第一时刻，全军所有的同步监控仪器竟然完全丧失了对核心爆炸数据的跟踪，以致无法核定这项实验的爆炸当量。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三千名测量士兵散布在两万平方千米的网格测量单元里，就像散落在戈壁滩上的石块，很快被广袤的大地淹没了。运载我到指定区域的卡车的辙印，是这片不毛之地唯一显著的人类痕迹。但卡车很快开走了，按照规定，我必须工作一整天，然后应用便携式雷达向总部通告自己的位置，再被卡车运回基地。

那天我的工作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在我的测量区域只剩下最后十平方千米，事实上在这样大小的区域，只需在我的记录本上增添三个控制点便足够了。可是就在机械性地完成这三个控制点的数据录入后，我愣住了。这是三个莫名其妙的数据，每平方千米0.054居里。这放在普通居民区倒是正常的数据，可这里是核实验一个月后的爆炸中心区域——或许因为我是新兵，所以被派遣到最危险的区域——要知道，这三个点的数据与相邻控制点相差十万倍。

我立刻检验了我的仪器，很明显它工作正常，指针的确动了，只不过幅度非常之小，比我手掌的自然震动还轻微。

我终于放弃折腾我的仪器，直起身来环顾四周，我的腿不禁哆嗦了一下，全身僵住了。不知何时我已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远处黛色的山峦连绵起伏，近处一片荼糜花海，一条九曲小河蜿蜒至天边，两岸垂柳嫩黄，乔木青翠，暖风拂煦，一幅塞外江南之景象。我手臂前伸着，恍若去触摸一幅精巧绝伦的画。而我因久久伫立而麻木的双脚也不禁向这奇景移去。我的世界陡然光亮起来，大漠飞沙走石的阴霾天空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拭得纤尘不染，明净澄澈。

幻觉？海市蜃楼？我摇头眨眼，沉重的防化服成了我要验证这奇景的障碍，我急不可待地脱掉了它，把它放置在一个高地，我这样做一是因为测量显

示，此处放射对我已构不成危险，二来它醒目的橙黄色也可当作一个定位标志。可是后来发现这是个错误。我扑向那条晶莹碧透的小河，它并没有像我怀疑的那样退去，它真实的浪花扑打到我脸上，让我浑身一颤。冰凉彻骨，这是雪山的融水吧？我狐疑地回头张望，我的橙黄标志不见了！我疯狂地朝认定的方向跑了几步，又神经兮兮地站住。不可能不可能，我明明记得来的时候是这个方向，可是那刺目的标志却已荡然无存。大漠的风也许能带走它，可那也不可能把它底下的地皮也刮走吧？映入我眼帘的早已是陌生的风物，我沮丧地认定，自己的确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手腕上军用手表的指针忠实地定格在六点三十分，那是规定的收工时刻，此刻，成为一个莫大的讽刺。

被夏殊儿发现的时候，我已经饥肠辘辘神志不清，但我却清晰地记住了她初见我时的发音：“呀啊卡噻噜呐。”

后来，当我学会这里的语言，才悲哀地发现，她是在说：“哇，好大一头猎物。爽！”

一开始，我是作为聋哑人来观察这个崭新的世界，因为我完全不懂得这里的语言。我服役的部队驻扎在青海藏区，在我看来，这里的语言与藏语的发音类似，参照我进入“这里”的位置，这种语言与藏语有渊源我并不意外。我诧异的是，当我用完整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达时，他们全都一脸茫然地望着我；而我尝试用西北方言表达电报式的简短词组，他们却露出会意的微笑。

夏殊儿出身贵族军官家庭，女王赐夏家一块百里猎苑，我不幸在她贴身男仆的大呼小叫中闯入她的视野，于是沦为她的战利品。西女国的法典里有这么一条：在贵族领地里出现的“男的人”，领地的主人有权将其没收，纳为私有。夏殊儿在捕获我的时候并没有向我宣读此条例，她采取的是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暴力。我虽然是个新兵，可也在部队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自然不甘心束手就擒。可是她二话不说，一箭在我的耳朵上穿出一个夸张的耳洞，我立刻缴械投降了——《士兵野外生存手册》上有这么一条：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士兵首先要做到的是活着。

爪牙们嚣叫着扑了上来，兴奋异常地把我绑了个结实。他们已经发现我面容殊异，衣着奇特，所以，他们眼睛里燃烧着发现珍稀动物的惊奇。

夏殊儿勒马过来，用马鞭抵住我的下巴，企图把我的脸庞稍稍抬起，以方便她验货。我冷笑着啐了一口，偏过脸去。

“咯咯咯咯！”高高在上的她笑得花枝乱颤，本是少女的银铃脆音，却又

夹带着一份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得意与傲慢。

她突然止住大笑，桃面霎时冰封，鼻子里喷出一股冷风，杏眼圆瞪，“嗯？！”这无须翻译，我明白，她在威胁我。我面不改色地直视她，眼眶里燃烧着怒火，她的目光却柔和下来，像是冰棱被烈火销融了锋芒。也许她不曾料到“男的人”胆敢与她对视吧。

后来，我成了她三千男奴中身份最优越的一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不吃鞭子。自然，我知道，鞭子的降临意味着我触犯了非常严厉的规矩，可我颇感委屈的是，这仅仅是因为一项我坚持十九年未曾怀疑过的事情：站着拉尿。

“蹲下！”她劈头抽了我一鞭子，我的事情还只是进行到一半，无法闪避，灼痛让我一个哆嗦，像一泡长尿后的一个冷战，便欲强行中止了。

我十分愤怒，几乎要掉转头对准她。

“忍住！”我对自己说。岂不知一项神圣使命已然在我的腹底生根发芽：侦察这个见鬼的世界，屈辱地活下去！

“人站着拉尿是极其没教养的表现。”后来，夏殊儿和颜悦色地向我灌输西女国的文明观。

“这是我的权利！”我说。

“权利？我们‘男的’是没有权利的。”一个男奴忍不住开导我。

夏殊儿挥手制止了他，只是面带含蓄的微笑望着我，仿佛在期望我“自省吾身”。是啊，也不想自己什么身份、自己的来历，一头被捕获的猎物谈何权利！我用求知若渴的目光望着她，嘴唇微翕着，似在无声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的善睐明眸滴溜一下，似洞彻了我的心思，慢条斯理地说：

“‘男的’不过是（女）人身上掉下的一块肉，这就宣告了‘男的’一出生便是（女）人的私人财产。”

我无言以对。不知什么时候，善解人意的她悄然离去，留下我独自潸然泪下自怜自悯。一个男奴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在西女国，我们‘男的’天生只能被拥有，而不能拥有。认命吧外乡人。”

我抬头审视这位好心的“难兄”，他与所有的男奴一样衣不遮体，仅有一块粗麻布盖住私处，肌肉滚圆，腹部棱角分明，周身线条硬朗，皮肤黧黑。这西女国，白昼倒是干热，可一到晚上便冰寒彻骨。待遇优厚的我裹了条厚厚的毛毯，仍旧牙齿打战，缩成一团。可这男奴的嘴唇已然冻得发黑，却仍麻木不仁地伫立着。我向他坦陈了我的同情与不平，他憨憨地一笑：“外地兄弟，

你有所不知，在西女国，‘男的’是不允许被衣袍严密包裹的，以裸露为美。女主人喜欢我们的胸肌腹肌，多少男奴为了取悦主人，恨不能赤身裸体，鼓起团团肌肉以吸引主人的目光。像我，就是因为身材完美而被夏家挑为贴身男奴。”他不无得意地自顾其体，面庞浮出羞赧的红润。见我以愤懑的目光瞪着他，他连忙从顾影自怜的兴奋恢复到谦恭的神态，自作聪明地撩起我的毛毯，粗糙的手指滑过我的腹部，像滑过钢琴键般优雅，献媚说：“兄弟你的肌肉也不错，怪不得少女主会喜欢。”

他已经认定我是夏殊儿的红人，所以一个劲地巴结我。我一阵恶心，狐假虎威地喝道：“滚！”

在掌握西女国的语言之后，我在与广大被压迫的同类们的交流中，逐渐了解到西女国的概况。原来，这西女国坐落于葱岭以西，崆峒以北，群峦环抱，雪积冰封，鲜与外界交通，更不闻达于中国。虽《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只言片语载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女子之国。”然其地域不可考。不过，中国却素有女儿国之传闻。

西女国女王持政，国中设大祭司、大司马、大宰等职，从贵族阶层择优推举，均由女性担任。

“男的”生而为奴，强壮者外充兵营，孱弱者内填宫闱。女人生而为贵族，一妻多夫，可从家奴中任意择男临幸。女主人对家男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不驯者轻则鞭之，重则刑戮。国中“男的”多遭兵燹杀戮，数量趋减，故西女国常进犯邻邦，俘虏“男的”以充国用。得胜的将军多有丰厚赏赐，多则千人，少亦百余，各自带回圈养，烙以族徽，作为财富的象征。男奴可市场交易，没有贬值的危险，闲着的黄金不会增值，闲着的男奴却可以干活，所以，男奴是比金币更受欢迎的硬通货，比铁器更受欢迎的交易品。“男的”的价值并不是均一的，按体质年龄面容身材差异，好的“男的”价值连城，差的比一头猪还要廉价。价值连城之男是贵族们争夺的对象，女人对“男的”的痴迷并不亚于男性社会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为佳男一掷千金者有之，倾家荡产者有之，大动干戈者比比皆是，但举国上下没有人能比过女王对“男的”的占有欲。强权女王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为她在全国物色佳男。女王的审美情趣如千里流沙般浩大广博，传说她的后宫佳丽之中，既有虎背熊腰之巨人，又有娇小玲珑之侏儒；既有膀大腰圆之猛男，又有瘦小孱弱之病秧；既有紫髯碧眼之西方行者，又有面如冠玉之东土文士……然则女王陛下的喜好又如大漠气温般

变化迅猛。某段时日，女王偏好大胸男，引领全国一代审美潮流，举国男奴投其所好，苦练上半身，于是国中多畸男，体形如泰岳倒峙，空有上盘雄峻奇伟，下盘却岌岌可危，不堪其重。又某段时间，女王心血来潮，癖好袖珍男，于是有谋求功名的多心人，以小笼饲养初生男婴，缩其食量，束其筋骨，强阻发育，终成“笼中巧男”，模样乖巧，神态楚楚，唤作“巴儿男”。女王爱不释手，贴身携带，终日褻玩，又公陈于大殿供大臣使者玩赏，于是举国闻风而动，纷纷培育“巴儿男”，每年举办“巴儿男”选美大赛，蔚为大观。梦想被女王垂青的小男奴们纷纷忍饥瘦身，自残断骨，负重缩体，以求玲珑身段，结果多饿死、残疾。大多数“巴儿男”既不能得到女主们的宠幸，又无法充当劳动力，因而成为女主的累赘，被替为上贡的牺牲，或为主人陪葬。

不管女王的审美观是多么变幻莫测，有一项指标却是亘古存在，举国认同，那就是“男的”应该拥有一个小的脑袋。“男的”拥有知识被认为是大恶的，非道德的，作为知识的容器，脑袋也应该越小越好，所以，对男奴进行“束脑”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男奴们也为自己拥有一个小头而骄傲。谁家要是培育出了大头男奴，就会被舆论讥笑为有失家教。这项传统从目前看来似乎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女）人的脑袋比“男的”小，所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束脑”是一项严厉而漫长的工作，男婴一出生，便被重重白布缠住头部，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就像一个打了绷带的重伤者，不少男婴因为无法承受缠布的勒压而窒息死亡。（女）人们认为无法挺过“束脑”的男婴便是应该被淘汰的，男婴一出生便应学会承受痛苦和重压，这是上帝——毋庸说，上帝也是女儿身——赐予的“洗礼”。从“束脑”中捱过来的“男的”也多半颅骨发育畸形，面部肌肉因长期处于痉挛之中而变形。不仅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寿命也相当短促，大多活不过三十岁。

我初临此境，见“男的”脑袋如削，面容狰狞，耳朵萎缩，似一朵枯苞，还以为是人种差异。也怪不得我被夏殊儿带回国中之时，该国民众视我为怪物，前拥后堵，以争睹为快。我常常想，我特异性的大头大耳，是不是夏殊儿对我异样对待的缘由呢？其实说我是大头大耳实在是冤枉，我只不过长了个自然发育的脑袋和耳朵罢了。尽管夏殊儿面对国人的非议时总是极力否认，但她还是有意无意地对我的头和耳朵表示出兴趣。似乎是为了加强我对“大耳是罪恶”的认识，她时常揪住我那只被她射出一个孔的耳朵，呵斥道：起来！坐下！滚一边去！

捂着灼疼的耳朵，我强压怒火，眼睛却不容控制地冲她射出炽热的火光。她一愣，旋即神情大变，慈祥地一笑，搂住我的大脑袋，作安抚状。她以为我会像她身边的“巴儿男”一般接受她的柔情，摇尾示欢——好笑！

夏殊儿每次出游狩猎都不忘带上我，西女国的女主人们都经受过严格系统的军事训练，不仅指挥才能卓越，格斗实战能力也不逊于“男的”。相形之下，西女国之“男的”比较低能，只会机械地服从命令，作最低贱的体力格杀。夏殊儿出身军官世家，本领自然非同小可，弓马娴熟不说，角力搏斗也是令人赞叹。她已不屑与男仆们比试射术马术，主动要求与虎背熊腰的力士比试角力。不知是对女主人心存畏惧，还是有意献媚，上前的男仆多半一触即溃，摔在地上直哼哼。女主人哈哈大笑，用马鞭指着横七竖八的男奴说：“废物！小脑废物！”

我早已按捺不住，上前拱手道：“臣仆愿与主人一较高下。”

女主人愣住了，夏殊儿正在兴头上，不假思索地答应道：“好，我正要试试大耳美男的身手，险要之处，美人儿要手下留情哦。”

随从们哄然大笑。

我不动声色地伫立着，心里却骚动不已。要知道，论弓马之类远古之技我自叹不如，但这摔跤蛮力，我一个经过现代军事训练的军人会怕她一个女子吗？我只是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结束方式。

夏殊儿迅如闪电，扑到我腹下，朝我双腿袭来。她个子娇小，重心低矮，所以在下盘进行战斗是她的优势。她的确是个技艺高超的摔跤手，任何忽视她纤细双臂爆发出的力量的对手都会惨遭倒栽葱的恶果。我不敢轻敌，俯身压在她背上，反抱住她的小蛮腰，如此，她摇撼我双腿的力量转移到她的自身。她暗蓄劲道，伴随几声压抑的喝声，企图倒拔我插在地上的双腿，没有成功。倒是我趁她力道衰竭的瞬间，猛然把她抱起，半举在空中，然后侧身向她倒去，本来我可以轻易地用膝和肘抵住她的腹部和喉部，让她不能动弹，从而制服她，但我还是就势一滚，把她掳在我身上，制造出她得胜的假象。她的脸紧贴我的颈部，滚烫滚烫的，大概羞得面红耳赤了吧。她还真重，怪不得那么大力气呢。我想。

四周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将军神勇”的呼声不绝于耳，我在她身子下装出无济于事的抵抗状，其实是想多抱她一会儿，她少女的身体里散发的原始的野性的体香让我陶醉。我心里正美，那只曾遭过重创的耳朵传来一阵剧痛，我“哎哟”一声松开手，捂住耳朵，掌心湿漉漉的，这一口被她咬得不